



LACE IN THE MOONLIGHT: LOST TILL FOUND

月光下的蕾丝

黯影幽寻

花香、星光还有银色的目光，在永恒的凝视中，你将安然无恙。

一朵么◎著



SPM

南方出版社
出版

LACE IN THE MOONLIGHT: LOST TILL FOUND

月光下的蕾丝

黯影幽寻

一朵么
◎
著

SPM
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月光下的蕾丝. 黯影幽寻 / 一朵么著. — 广州 :
花城出版社, 2014. 10

ISBN 978-7-5360-7245-9

I. ①月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0775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张 瑛 刘玮婷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陈诗泳

装帧设计: YAGE雅格书装 棱角视觉

书籍插画: Cysan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月光下的蕾丝: 黯影幽寻
Yueguang xia de Leisi: Anyingyouxun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 |
| 印 张 | 14.75 5 插页 |
| 字 数 | 360,000 字 |
| 版 次 |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6.0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⋮

献 给

琼子和倩梦，以及懂我的你

⋮

LACE IN THE
MOONLIGHT
LOST TILL FOUND

月光下的蕾丝：黯影幽寻

目录

CONTENTS

- 001 · 序幕
- 017 · 邂逅
- 041 · 密诉
- 053 · 再现
- 079 · 大牌管家
- 101 · 勒托森林
- 121 · 星光，斯特莱
- 151 · 熟悉的陌生人

目录

CONTENTS

- 169 · 三角梅客厅
- 181 · 矢心
- 195 · 守候者
- 213 · 湿答答的
- 229 · 眨眼的射手
- 243 · 透明的彩色
- 265 · 好久不见，弗兰克
- 275 · 暗夜的酒窝
- 301 · 未完的故事，待续

LACE IN THE
MOONLIGHT
LOST TILL FOUND

月光下的蕾丝：黯影幽寻



- 319 · 伏笔
- 341 · 星座棋盘
- 357 · 猫味的谬论
- 379 · 幻镜遇己
- 391 · 碎裂的影子
- 413 · 少女和巫婆
- 425 · 忽闪忽闪
- 451 · 尾声
- 455 · 后记：生命之河的华美探奇

LACE IN THE
MOONLIGHT

LOST TILL FOUND



序 幕

沉黑的午夜，静寂的街道如同无梦的睡眠。

难道，月亮遗失记忆了吗？

孤独中，她只是在淡淡微笑。

幽暗的灯光下，我脚下堆满沙沙作响的枯叶，

风，开始悲歌。

被流放的记忆，

在皎月的清辉下，独自颤抖。

——《记忆》^①

^① 选自音乐剧《猫》，有改动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我喃喃地说，仰面凝视着妈妈金绿色的眼睛，食指缠绕着一缕她长至腰际的银色卷发。

“我太过分了。”我压低声音，内疚地补充道。

的确，我竟然对艾米，我最亲的孪生姐姐，恶狠狠地说出“我恨你”这样的话。连我自己都不相信那瞬间说话的人是我。

“我们永远爱你，柯露安家的小公主。”妈妈俯下身，用玫瑰花瓣般的嘴唇，将一个响亮的吻印在我的额头上。

几分钟前，在爸妈宣布——他们的双胞胎女儿都是**精灵公主**，这个童话般的秘密身份后，我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惊愕。

实际上，在我被爸妈从小路边拽回车里大约十小时前，我那自称是**火神之子**的初恋男友，已经用某种疯狂的方式，迫使我迅速接受了超自然世界的真实存在。

再者，根据我妈妈完美而独特的外表、能瞬间隐匿在虚空中的特殊才能，不难猜出，她绝非世间凡人。我早就产生过她是某个“天外来仙”之类的想法，到头来猜测还算准确——

我那集美貌、智慧、隐身特技于一身的妈妈，是精灵国的混血公主。她虽没有精灵的翅膀，但和其他精灵一样，是所有平行世界中最厉害的语言专家，不仅精通地球上所有国家、地区

的语言，甚至懂得任何飞禽走兽、昆虫的语言。

爸爸咖啡色的眼睛出现在了后视镜上，朝我愉快地眨了眨。

我努努嘴，再次表示不欣赏他新剪的浅平头，那使他看上去更为普通平庸，完全不适合与我妈手挽手，出现在人头攒动的公共场所——

人们会一眼看到我那几乎闪亮的妈妈，而和我一样有着最普通的褐色眼睛、褐色头发的爸爸，往往会沉默地隐没在人潮中。

我常常建议老爸把头发挑染成条纹状，或者干脆剃光，那样更引人注目一些，兴许有阳光时，还能利用光的反射当照明用具。

但爸妈对此总是嗤之以鼻。“我爱的可不是这个胖小子，而是他的全部。”妈妈会搂着爸爸圆乎乎的脖子，说些我听不懂的、逻辑上有极大漏洞的话。

爸爸则会乘机拍我马屁，文绉绉地说：“宝贝儿，千万别觉得只有像你妈妈和艾米那样绿眼睛、银头发的小妖怪才美，你那双神秘、温婉的咖啡色大眼睛，和褐色的波浪卷长发相称，我打赌，连神灵的孩子都会爱上你。”

“别吹捧自己了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和你长得一模一样！”

“我的女儿，外表的相似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你永远是你，甜心，一定要坚持做你自己。”

十五年来，我最大且唯一的梦想就是成为我妈妈——拥有和她一样完美的外表，甚至愿意连同她掩藏在灿若银河的长发下，那两只奇怪的尖耳朵一起收下。

此刻，我舒适地枕在妈妈的左大腿上，习惯性地右边的空间留给艾米。

公正地说，艾米，这位与我长相不怎么相似的双胞胎姐姐，

从小和我分享着家人等量的爱。

不过，她的遗传基因配备显然比我好得多：

除了和爸爸一样是直发以外，她的长相简直是妈妈的翻版，只是眼睛的颜色更浅，是翠绿色的，并且没有妈妈那双不能被外人看见的——精灵招牌式尖耳朵。

不仅如此，我的孪生姐姐得到了精灵们几乎好过头的语言能力，加上爸爸给予的生物学博士的头脑，艾米简直可以被开发成下一个爱因斯坦。要不是一直隐居的柯露安一家做事低调，她早就被科学家戴上奇怪的仪器，拿去搞研究了。

今年六月，我和艾米一起举行了十五岁生日派对。大家也借此机会祝贺我即将在一个月后从高中毕业——而同样一个月后，艾米将在她所在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演讲。

当我们还居住在阿拉斯加时，我经常埋怨艾米为什么不能低调地和同龄人保持差不多的学习节奏，她却很委屈地解释说，那样的话她在学校简直无所事事。

搞什么！说得好像她在十二岁就拿到 SAT^① 满分成绩，是纯属无奈之举似的。哎，我已经用尽全力追赶我的双胞胎姐姐，到现在筋疲力尽、自尊受挫，甚至开始朝“咕嚕”^② 一样变态的趋势发展了。

现在是凌晨三点，经历了昨天歇斯底里的精神崩溃，我疲倦得甚至连身上愚蠢的毕业袍都懒得脱下，上眼皮沉重地耷拉着，

① 即美国高考。

② 《魔戒》中人物，因贪恋魔戒而内心扭曲。

看着暴雨像透明的鸟粪一样砸向挡风玻璃。

玻璃上的水既不能成股淌下，更不能立刻蒸干，水晶挂坠般的雨滴似乎在玻璃上被压扁了，可怜巴巴地成为一片薄膜般的横截面，远远没有从云层坠落时看上去的那么坚强。

也许，面对死亡时，没有什么能真正义无反顾。

凡是有情感的生灵，内心其实都很柔软脆弱，就像这玻璃上“躺”着的瓢泼大雨。

我想，这大概是成为有灵之物最大的弱点：我们会受伤害，伤得很真，很深；会有不能流下的泪水在眼眶转圈，使整个世界陷入融化般的混乱——正如此刻的挡风玻璃，在雨水的冲刷中变得斑斑驳驳，像是模糊的泪眼，让人心痛。

但要真能像雷雨时期的天空那样，只管放开大哭大叫倒也不错，很符合我一向如天空般寥阔的心境，或者说，个性。

哎，总之我想要表达的是，尽管我的思维极其跳跃——它经常东奔西撞——但是，在昨天的毕业典礼之前，我发誓，我从未迷失过自己。

迷路是一件很愚蠢的事。在森林里，你往往会因某种不存在的黯影而怕得要命，可笑得像只从迈阿密被运去格林兰岛的僵尸——抖个不停，四处乱跳。

迷失自我就更愚蠢了。

毕竟，理论上我们不可能真的把自己弄丢。“自己”一直都存在，不是么？不管它和曾经相比是否有极端的变化，它仍是你自己，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正在呼吸的你。我们只是在自己心中的，那个自己亲手设计、建造的迷宫中迷路了。

唯一能被丢掉的，是过去的自己。

这种情况甚至比把“自己”从自己体内直接扔出去的手术更复杂——如果未来真有这种手术的话。

然而，这一次，我在一种类似蛊惑的错觉中，陷入了深不可测的迷惘。

这一次，我不确定是否应该最后一搏，垂死挣扎。

十个小时前……

我傻乎乎地挥舞着毕业帽，朝台下正在鼓掌欢呼的爸妈和艾米微笑着。

礼堂空旷的另一端，他孤独地伫立在一束透过彩色玻璃的夕阳中。毕业帽甩在地板上，帽檐边殷红的流苏在微风中颤抖着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我匆匆走下舞台，来到我帅气的男友身边。

他注视着我，深红色的眼睛里竟充满了铁水般的眼泪。

“我需要向你坦白一些事。准确地说，很多事。”

“别拿严肃的表情吓唬我。毕业又不是什么伤感的事。”

我踮起脚尖，亲了亲他的脸颊。

“不是因为这个。”他僵硬地说，高高的颧骨泛着冷峻的光。

“好吧，让我猜猜你想说什么……你该不会是吸血鬼吧？”

我扮了个鬼脸，却丝毫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这显然不是开玩笑的好时候。

“比那更糟。”

他低沉地说，然后一把抱住我，把我的脑袋紧紧压在他的心口上，用手掌遮住了我的双眼。

他曾对我说过，当感到过于痛苦时，他宁愿心脏的跳动被狠狠地遏制。

而我，却根本没有听到他的心跳。

“请相信我。”

耳边响起这句话的同时，我在令人恐惧的失重感中，坠入了一片滚烫的黑暗。

当我再次鼓足勇气睁开眼睛时，才发现我离参加我高中毕业典礼的家人们，似乎已经过于遥远了。

黄昏中的巨石阵，在漫天充血的云朵下诉说着永久的缄默。

我摩擦着身后的蓝砂岩，狂躁地适应着一个疯狂的现实：几秒钟前，我还在布里斯托市的学校礼堂；几秒钟后，我在拥抱中被我的初恋瞬间带到了这里——上百公里以外的阿姆斯伯里^①。

之后的几分钟内，我在战栗中迟钝地看着他宝石红色的嘴唇快速翻动着，脑子里勉强塞进了一些只言片语：

他告诉我，他是来自地狱的火神之子。

他告诉我，我是他爱的那条灵感蕾丝。

他告诉我，我们是永不分离的灵魂伴侣。

他告诉我，因为我，他凭一颗无法跳动的心活了下来。

他告诉我，因为他，我凭无形的躯体得到了灵魂的归宿。

他告诉我，我的宿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——永远爱他。

他告诉我，为了继续爱他，我的灵魂必须跟随他回到地狱的

① 英国史前遗迹巨石阵的所在地。

天涯。

我原本不该，更不可能轻信他的谬论，但当一个人用深藏火焰的暗红色眼眸锁定你的目光，然后用低沉柔软的嗓音深情地告诉你：我已爱了你十个世纪。每天因等待你而死去，而我，会继续爱你，直到一切化为乌有。

这时，他的话可能真的值得一信。因为，拿生生世世的誓言开玩笑过于幼稚，那样的谎言会显得单薄而拙劣，只能让人在一眼看穿后哈哈大笑。

“跟我回去吧。现在。”

他打了个响指，一圈环状的烈焰顿时将整个巨石阵包围。

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！”我迷糊地尖叫着。

“带你跃入火海，我们一起回家。”

“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唯一的家，在勒托森林的紫藤花小屋！”

“清醒一下吧，我亲爱的蕾丝。人间已不值得你留恋，那里根本不是你的家。”

于是，一个干巴巴的骇人事实，再次从他嘴里如同故弄玄虚的隐喻一般飘了出来：我只是我姐姐从镜子里牵出来的影子。

“艾米·柯露安在一岁时生了场大病，差点死去。但是有一天，她站在镜子前，指尖碰到镜面，然后竟拉住了镜子里另一个女孩的手，就这样把你从镜子背面牵了出来——艾米的病就此奇迹般地痊愈了。就是这么回事，蕾丝。你根本不是父母生出的女儿，不过是一片影子，一个超自然的治病工具罢了。”

我的初恋放慢语速，用有力的双手固定住我的肩膀，迫使我直视着他紧绷的脸，黑红色的眼眸中闪动着火光。

在这场荒谬的谈话之前，他只是我迷人的帅气男友；在那之前，他仅是班上一个酒红色头发、目光烫人皮肤的男孩。

“亲爱的，既然你如此坚持，那么，我会让你暂时回到柯露安夫妇身边。但在我清除所有阻碍后，你我也都必须兑现承诺。”

他凝视着我马尾上的白色蕾丝发带，心不在焉地伸出手，将包围住巨石阵的火焰收回掌心。

我不明白他刚才那句话到底想表达什么，只感到在巨石阵的这短短十分钟内，自己的心似乎被烧伤了，留下了一片焦黑的伤口，正冒着嘶嘶作响的烟。

.....

至于我为何就此对我爱的姐姐艾米产生了无尽的怨恨，我自己也感到很不解。

怎么说呢，他身上似乎有一种能控制人的力量，向我灌输了各种来自地狱的邪恶念头，很快激起濒临崩溃的我，对命运、对亲人的强烈埋怨和厌恶——在家里一阵歇斯底里、对艾米恶语相加后，我甚至打定主意离家出走。

这就是为什么柯露安夫妇，我爸妈，要在凌晨三点，冒着暴雨把我从林间小道拽进车里，索性向我坦白我的全部身世秘密——坦白一直以来对我隐瞒的一切。

令车内所有人宽慰的是，他们的故事很快让我平静下来。

有着褐色头发、褐色眼睛的我，就算外表再怎么普通，精灵公主，这个新鲜而有趣的身份毕竟振奋人心，让人有种可以立刻飞起来，扬起戴着王冠的脑袋，在花海中大声欢呼的冲动。

最让我感动得几乎让车内下起咸咸的雨，同时惊喜得想像摇